

# 跋涉集

——源自红色故都的观察与思考

(下)

曹春荣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 跋 涉 集

——源自红色故都的观察与思考

曹春荣 著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6年·北京

## · 解读瑞金 ·

### 瑞金县迳桥宋青瓷窑址调查记

1982年10月,瑞金县文物普查工作小组根据谢坊公社社、厂干部提供的线索,在该社迳桥大队五里排(又名石角)发现了一处古瓷窑址。该窑址因数年前新开简易公路而暴露出一个三角形窑址废品堆积断面。我们从断面中采集了一批标本,并从这些标本中初步了解了这处古窑的一些基本情况。

迳桥古窑址位于谢坊公社西15公里的一面山坡上,南临绵江,西界会昌,水陆交通十分便利。据当地老人说,这里在清代还有过好几座陶瓷窑。现在谢坊公社瓷厂就设在古窑址的附近。

迳桥窑址堆积地表长满野草、灌木及松树、油茶树,暴露出窑具、瓷片等器物堆积的范围达2000平方米。其间可见一座依山筑就的龙窑,长约60、宽约3米。山脚有池塘3口,许是长期取土所致。山顶部暴露的三角形堆积断面高出地面3米,底边宽14米。由于长年水土流失,堆积上部的封土已较薄,堆积断面中散乱地迭压着大量的窑具、窑砖以及碎瓷片、烧结残器。

我们从迳桥古窑址采集的标本有:残器7件、碎瓷片19件,漏斗状匣钵3件、盘状形匣钵1件,还有环状、饼状垫具,烧结釉块等。其器型主要有碗、碟、盘、盏等。

碗,分四式:

I式,为残碗底部。施青釉,较厚,浓处呈绿色,淡处如豆青,晶莹透亮,有冰裂纹。胎质白而坚,胎壁较厚。弧腹,圈足。

II式,敞口,圆唇外侈,斜腹微弧,圈足,灰白胎;施青釉,釉色较淡,釉层很薄,透亮度较I式差,有冰裂纹。口径14、底径5.5、高6厘米

米。

III 式,敞口,大圆唇外侈,弧腹,圈足,灰白胎;施青釉,色淡,釉层极薄,小开片。口径 15、底径 5.5、高 5.7 厘米。

VI 式,为烧结残器。敞口,小圆唇外侈,弧腹,圈足,灰白胎,施淡青釉,冰裂纹。口径 14、底径 5.3、高 6 厘米。

碟,分三式:

I 式,口微敛,圆唇外侈,弧腹,圈足,灰白胎,薄施淡青釉,冰裂纹。口径 11、底径 3.8、高 3.5 厘米。

II 式,敞口,圆唇外侈,弧腹,圈足,灰白胎,薄釉色青,冰裂纹。口径 10.6、底径 3.9、高 3.8 厘米。

III 式,敞口,斜腹微弧,圈足,施淡褐色青釉及底,细冰裂纹。口径 13、底径 5.4、高 4.8 厘米。

上述标本虽系残器,但反映了该窑当年的产品特点,如器物里外均挂青釉,釉不及底(III 式碟除外),釉层较厚,其色多为豆青,淡雅可爱,大都晶莹透亮,状若玻璃,冰裂纹,胎质灰白而细致,火候高。器物多敞口,圆唇外侈,弧腹,圈足。这些特点与《北京昌平区出土元代影青瓷》<sup>(1)</sup>所介绍的龙泉窑青釉碗的形制、釉色、质地等情况大体吻合,尤其合乎 1980 年《文物》连载的陶瓷资料中关于哥窑产品“以青瓷釉面开片为主要特征”的阐释。据此,我们初步认为,迳桥古窑产品乃属龙泉窑系青瓷,其年代则为南宋,最迟不晚于元代。

李科友在《江西青瓷发展初探》<sup>(2)</sup>一文中说:“江西青瓷在五代以后即走上了下坡路,濒于灭绝的地步。……宋代的墓葬中多出影青瓷器或吉州窑型的黑釉瓷,偶出龙泉青瓷,传统的青瓷不但少而且粗糙。景德镇有仿龙泉青瓷的窑址。”迳桥宋代青瓷窑址的发现,对于江西古代青瓷发展的研究,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实物资料。

附记:瑞金县文化馆钟同枫同志参加了复查,并摄影。赣州市博物馆薛翹同志对窑址的年代、产品体系,以及本文写作,给予了宝贵的指导。

注：

(1) 见《文物》1980年第1期。

(2) 见《江西历史文物》1983年第1期。

(原载《江西历史文物》1984年第2期)

## 瑞金民间信仰浅说

地处国内最大的客家聚居区——赣南、闽西、粤东三角区中心的瑞金市(其前身为南唐保大十一年,即公元953年始建的瑞金县),以其多山的地形、传统的农业经济和群集的客籍移民等条件,接受、培育、发展了具有一定地方色彩的客家文化,并且成为客家文化传承的载体与媒体之一。了解和论证这一点并不难,考察当地居民(主要是旧时居民和当代老年人)的信仰习俗,以及与此相关的庙和庙会等情况,便为我们做到这一步提供了一条捷径。本文拟首先对瑞金的民间信仰作点简说,以供同行参考。

瑞金位于武夷山脉南段西麓,境内千岩竞秀,万壑争流;气候温和,雨量充沛;地形多样,土壤肥沃,宜于发展包括种、养、林、牧、渔、加工等各业在内的农业经济。居民多系唐宋(尤其南宋)由中原渐次迁入,以及明清时由闽粤回迁的客家人。此外,或许还有少数山越、山苗(畲)族孑遗。如此环境与人群,给瑞金居民的信仰习俗深深地打上了农业社会、儒家思想的印记,也饱受佛道二教的侵染,从而涂上客家文化的固有色彩。这就使瑞金的民间信仰相应地表现为自然崇拜、祖宗崇拜、鬼神崇拜和先贤崇拜。

作为原始宗教基本形态的自然崇拜,源于生产力和文化科学水平极其低下的原始人群对于不可抗拒的自然力的依赖与畏惧,必然影响和反映到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中去。由于对水旱风雷、农作物病虫害、禽畜疫病和人体自身疫病的畏惧与无奈,瑞金居民也曾长时期地崇拜自然。他们立社稷坛以祭土神、谷神,立山川风云雷雨坛以祭山、川、风、云、雷、雨神,修先农祠供奉神农,建仙太庙祭祀痘神;甚至特立厉坛以抚容“无所归”之鬼,庶免其精气“感召旱疫”,“以为民害”

(光绪《瑞金县志》卷四序)。至于当天焚香或者当天作揖以拜天地,祈求天地神明庇护保佑,更是他们的家常便饭、随习之课。当然,正打八经的敬天地,还是四时八节和婚嫁寿诞时的敬法,是要备三牲、燃香点烛放鞭炮的。阴历每月朔(初一)、望(十五日),则以“神饭”(以两碗相扣而成的满满的一碗米饭),置于案台上,并且燃香,以敬奉天地、灶君、祖宗等神明享用。由此当可见瑞金居民的自然崇拜观念及其物化形态。

受儒学教化,汉人的崇祖尊长、敬宗睦族观念源远流长,并且最终凝结成祖宗崇拜。客家先民及其后裔因为飘泊流寓,异乡为家,这种观念及情结,就更加强烈、更加牢固。反映在瑞金居民中,便有遍布城乡的各姓宗祠、同姓各族(房)的族祠和各家各户的厅堂、私厅等。供奉列祖列宗牌位,并且用于祭祖活动的祠堂和准祠堂,它们实在也就是宗庙和家庙。清代同光时以迄于民国时,瑞金县城还有一座大型的合邑宾兴祠。全县各姓,无论大小,只要依例缴费注册,都可将其祖宗牌位进祀于此。即今远在台湾的旅台瑞金同乡会馆,也仍循宾兴祠例,供奉着瑞金各姓的游子祖宗牌位。每年春节团拜或其他特定祭日,人们都要亲临或派代表到此地敬祖。

瑞金居民的鬼神崇拜,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受佛、道二教的影响,其崇拜的对象便不止于上述者。但凡佛道二教教主及其徒子徒孙,甚而亲朋下人等等,都可能成为他们心目中主宰世界或某一方、法力无边的神仙,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偶像。“其间有因信佛而懔鬼神”者(光绪《瑞金县志》卷四:寺观)。亦有相信人死后,或因生前作恶多端而被贬入阴曹地府为鬼;或因生前好善积德而被引入天庭,位列仙班,成为一方保护者。还有许多农人、手工业者和商人,基于敬重祖师和寻求保护等原因,祀奉各自的行业神。于是,鬼神崇拜的具体对象就多了起来,表达这种观念的寺庙宫观也就遍及城乡。到同治年间,全县寺观即达70来所。县志记载,瑞金最早的佛寺为唐开元(713—741)初创建之胜因寺(后更名圣恩寺)。谚曰:先有圣恩寺,后有瑞金县。就是说这座寺院的历史比立县还早。最早的道观则为宋代

所建之东明观,是当时大文豪苏东坡题诗留壁所在。

先贤崇拜类似英雄崇拜,只不过前者的对象要比后者宽泛些,除了崇拜轰轰烈烈建功立业的英雄外,也崇拜留下德言懿行、高风亮节的名宦乃至寒士。这是符合儒家倡导的大丈夫生当立功、立德、立言之精神的。这种传统观念一旦作用于客家人,先贤崇拜的内涵与外延就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变得更具地方色彩了。

当年南迁之客家先民,有许多是“世代簪缨”、“通邑望族”人家。其先世的功德文章,给后世子孙带来了很大的荣耀、很深的影响,遂使他们将其先世奉为先贤、楷模。这种情况且逐渐由一宗族扩展到一地方,一姓之先贤成为一地各姓共认之先贤,一时之先贤成为历代人所共敬之先贤。敬祀先贤,成为置身异乡的客家人表达念祖敬祖、光前裕后及见贤思齐、饮水思源心情的重要方式。于是,瑞金居民中的先贤崇拜就更具体、更切近了。值得注意的是,由于人们把先贤神化、偶像化,使之更具有神秘色彩和超然力量,因而他们的先贤崇拜(还有祖宗崇拜)又与鬼神崇拜相互交迭,竟至人、鬼、神三合一或二合一。在这方面,三国蜀汉的忠臣良将关羽,死后被各地官民士商一体立庙供奉,尊之为武财神和保护神,算是个通例。瑞金则有唐末邑人冯祥兴勤王尽忠,被“贼”“投尸罗溪,数月不流”;水涸尸现,栩栩如生。因被人神之,立庙以祀。由于冯候屡屡“显灵应验”,百姓们便将他视为合邑保护神而且誉之为“福主”。

以上所述,是对瑞金居民的信仰习俗的简要考察。明白了这些情形,也就不难明白瑞金历代何以兴建、重修了许多坛遗祠庙寺观等祭祀场所。

一九九四年八月八日

(原载《文博研究》1994年第3、4期合刊)

## 瑞金民俗盛典——冯候庙会

地处江西东南、赣州地区东部的瑞金市(其前身为南唐保大十一年、公元953年始建的瑞金县),位于赣南、闽西、粤东客家聚居区中心。自古以来,瑞金民间奉行多神崇拜,庵堂庙宇遍布城乡,迎神赛会此起彼伏。冯候福主便是其中历史最长、祀奉最诚、影响最大的地方保护神;冯候庙会也就是瑞金各式庙会中首屈一指者,堪称瑞金民俗活动的盛典。本文拟从庙的渊源与兴废、庙会概观,庙会的组织与管理、庙会特色等四个方面,对此予以报导。

### 庙的渊源与兴废

说庙会必先说庙。冯候庙自晚唐始立以迄现代,历时千余年,其间庙额数易,兴废几度,所奉主神由一而三。大抵起于唐、隆于宋、兴于元、盛于清、衰于“红”。<sup>(1)</sup>

晚唐时,尚属于都县之瑞金象湖镇冯屋冈有冯氏三兄弟。长名祥兴,“多智谋”,与二弟祥祯祥兆“皆武勇尚节义”。<sup>(2)</sup>僖宗广明间(880—881),黄巢农民起义军攻占京城长安,僖宗逃奔成都。冯祥兴闻讯愤慨,矢志勤王,倾家资,募义旅,与二弟奋勇奔援。二弟殁于阵,祥兴累功为将军,受到僖宗嘉勉,并被派归原籍,计图卢光稠。当是时,光稠节度虔南,王制自予,跋扈不臣。他得知祥兴此番意图,反而胁迫祥兴归附自己。祥兴不从,卢光稠便暗遣部将黎破家寻机将他刺杀,投诸淀口。其尸逆流至南郊罗溪。当下“惊涛怒激,(尸体)随波飞扬数月”。<sup>(3)</sup>后因旱,遗骸暴露于沙渚,犹虎虎有生气。乡人神之,将他葬于溪南,又在当地立祠以祀。这个故事见于明、清两朝各类方志,如《江西通志》、《赣州府志》、《宁都直隶州志》、《瑞金县志》和《于都县志》

等。它成为冯侯庙和庙中主神的最原始、最权威的典故,流传至今而无更改。上述方志一般都于《人物志·乡贤》类下列其事,可见冯氏兄弟长期被当朝和地方上视为“以天下为己任的忠勇之士”。瑞金民间长久供奉他们,也就不足为奇。不过,当年的祠(庙)并不叫冯侯庙,庙中主神一开始也不是冯氏昆仲三人,而只是冯祥兴一人。成书于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的瑞金第一部县志就写道:

英显庙,在罗溪,为唐忠圣冯祥兴建。宋绍兴十六年(1146),赐庙额曰“英显”。元至正间(1341—1368)知县曾仕鲁建行祠于北衢龙颈上,名曰“福主庙”(卷六《祀典》类)。

“绍兴”是南宋第一个皇帝高宗赵构的第二个年号。惶惶辞庙、南渡苟安的奇耻大辱,令宋高宗们觉得毁家纾难、矢志勤王的冯祥兴们特别可贵。因而借“神屡著异”的由头,赐以庙额,并封祥兴为明应候,仲弟祥禔为顺应候,季弟祥兆为嘉应候。至此,冯氏昆仲始有候爵之誉,也始有同为一庙主神之资格,“冯侯庙”的名称也才得以产生。这一节在清同治《瑞金县志》中记载甚详:

英显庙一在城内龙颈街,元至正间县尹曾仕鲁建。祀三冯侯,又曰“侯王庙”。今改额曰“冯侯庙”(卷四《营建志》)。

综上所述可见,冯侯庙至少有英显庙、福主庙、侯王庙、冯侯庙等四个庙名,而“冯侯庙”的名称至晚清才出现。

龙颈街侯王庙(址在章屋坪)曾在明隆庆三年(1569)遭火焚,次年复建。有清一代,该庙又至少二度重建(修),时间分别在康熙十五年(1676)和乾隆十五年(1750)。

元至正间,曾仕鲁还在距县城东北30华里的壬田寨建了第二座英显庙,作为冯氏昆仲的“行祠”。壬田寨(今壬田镇治所在地)居赣闽两省石城、瑞金、长汀三县交界处,人稠地密,物产丰饶,向为周围乡村经济、文化中心,重要物资集散地。后因乱(清初壬田人许胜可据罗汉岩反清)而移此处神像于县城北门外大街立庙。稍后,“壬田寨复建庙立像”。此事见载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的《瑞金县志》卷五《祀典》门。《瑞金许氏族谱》也记录了壬田英显庙(俗称侯王庙)的兴废

事,但记其源不甚详。可以肯定的是,南宋绍兴年间从赣中吉水金滩移居瑞金壬田柏田(又作“百田”,按即壬田圩址所在地)的许氏二郎一支,笃信冯侯福主。清初,他们感念冯侯“现形脱头山下”(按脱头山,位于罗汉岩下绵水畔,相传为许胜可遇难处),又嫌到县城祭祀冯侯“路途远涉,风雨阻隔”,遂“择本村下砂立其庙宇,装修神像,设田四工,坐落土名上段,庙丘、庙祝耕作,以为灯油之资”。<sup>(4)</sup>这一节与康熙《瑞金县志》所记“今壬田寨复建庙立像”相吻合。其时,壬田侯王庙“计正栋一间,左右掖之,前门敬所一间,饌房傍焉。月以初一、十六为祈报之典,兼为乡会之期。至九月诞辰,其庆贺规矩一如乡人”。<sup>(5)</sup>康熙三十八年(1699)、嘉庆初年(1796),该庙曾二度重修,且增建参亭、戏台。

北门街冯侯庙(址在今象湖镇塑料包装厂区)坐东向西,正是北门街与竹头巷东端成“T”形交叉处。当年此地为“阡陌要冲,士女杂沓,报赛于庙者无虚日”。<sup>(6)</sup>乾隆十一年(1746),邑人刘芳孝兄弟等倡众重建该庙,“因旧基益廓而大之。凡为正殿五楹,高广凡若干丈尺,深加三之一。后为寝室,前为参亭,演剧之台在焉。栋宇雄丽,规模宏敞,视旧几倍矣”。<sup>(7)</sup>从此以后,该庙香火日盛,逐渐取代了龙颈街那座庙,并延续至现代。

此外,明天启间(1621—1627)在县城西南15华里的小舟坊,还有乡人捐建的福主庙,也祀冯氏兄弟。康熙四十五年(1706)水毁,乾隆七年(1742)重建。城西郊胡岭背村也曾建福主庙祀冯侯,庙门口楹联写的是:

罗溪桥下英灵显;

冯屋冈前浩气存。

从以上所述可知,冯侯福主系地方保护神,各地立庙(庙会)与否,取决于当地绅民的信仰和出资程度。因而一邑之中,彼处有而别处无,某姓有而别姓无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等来到瑞金,开辟革命根据地。为破除封建势力和迷信思想对劳苦大众的束缚,唤起

他们起来革命,红军和苏维埃政权遂有动员群众推倒菩萨、庙产充公之举。县城及乡间各处冯侯庙也就随之凋蔽。主力红军北上后,包括冯侯福主冯侯庙在内的各处菩萨庙宇又渐次恢复。建国后,则又在“破除迷信”运动中被废弃。

## 庙会概观

### 一、会期

县城以每年农历九月十一日冯祥兴殉国纪念日行会。壬田则以每年农历九月十三日冯祥兴诞辰行会。瑞俗称庙会活动为“攘神”或“攘菩萨”。

### 二、预备

行会头日,庙会执事人等都要斋戒沐浴,上香礼拜。至晚上,在一片香烟缭绕、灯火通明中,由执事中德高望重者逐一给三尊神像(菩萨)洗脸换衣。所谓“洗脸”,即用干软布巾轻拭神像头脸,以拂去灰尘。而“换衣”则是将平日穿在神像身上的粗红布莽袍褪下,换上簇新的红缎子莽袍。经此一番打扮,冯侯兄弟塑像便益发威风凛凛,栩栩如生。

会前数日,冯侯庙香火较平时尤盛,各姓子民纷纷提了三牲酒菜、香烛炮仗前来进香祈福。此外,还要装灯结彩、擦洗盆甑、打扫庭院,迎接亲朋做客。庙会头日,各家主男主妇也须沐浴更衣和吃斋。

### 三、出庙

九月十一日,“邑人相率走庙下”。由壮汉若干在鼓乐声中,将三尊菩萨抬起,安放在垫着全张虎皮、雕花描金的轿椅上。膜拜礼赞毕,号炮连天,欢声雷动。每尊菩萨都由十六个壮汉抬着,听得一声令,便抬轿子颤悠起来,俗称“发势”。然后,由鼓乐、仪仗、杂伎前导,浩浩荡荡出庙了。其间鼓乐有大、小鼓,镗锣、小锣、铙钹、唢呐、箫、笛、钩筒等;仪仗有金瓜、钺斧、搏浪锤,木制镀金镀银的戈、矛、剑、戟、钩、刀,以及将帅旗和凉伞等;杂伎则为“装故事”,大都由少年男女化了装,扮演一个个或一组组古代流传下来的传说故事中的角色,分乘车、船、

轿、椅，或踩高跷，表现某个传说故事的场景。老人们记得有的“桃园结义”、“单刀赴会”、“孔明借东风”、“罗通扫北”、“童子拜月”、“八仙飘海”、“水漫金山”等。

冯候福主一行既离庙，便循北门街往北，经同盛号（村庄名）逶迤来到其故居——冯屋冈前的“龙堆下”，去祭拜祖先。据说此时三尊菩萨还会“流泪”，须有专人拿毛巾为他们拭泪水。这一路，道旁男女肃然聚观，无敢戏言妄指者。

#### 四“发轿”

游神队伍祭过冯候祖先，又折回城乡结合部上龙尾。此时要“发轿”，以重现冯氏兄弟当年奋勇杀敌的威风。所谓“发轿”，就是由抬轿的奋力追赶前面擎旗的，寓意冯氏兄弟率兵追击敌人。“发轿”时，旗手高擎旗杆有丈多两丈长的三色（红、黄、黑）大彩旗，往来招展作引诱状。抬轿者则故意稍稍摆动作跃跃欲试状。末了，旗尾掠过第一尊菩萨的头上，旗手转身就跑。抬轿者狂呼一声“来呀！”撒腿就追。霎时尘头滚滚，炮仗齐鸣，一街两边聚观的人群也发出阵阵呐喊声和欢笑声。此刻，冯候的威风抖到极点，人们的兴奋也达到极点。假如旗手被菩萨“抓住”（只须让抬轿的碰到），就要被罚放鞭炮若干，比如一箩筐或一担。否则，据说这个旗手就要倒楣。“发轿”选择的地方一般是较宽直、且具有某种意义（或有重要衙署，或为繁华之所，或为名人故里等）的路段，因而也是聚观人群最热闹的路段。除上龙尾外，还有城内里、县署至西门口、鸡鸭街、上阳村、竹头下等处，都要“发轿”。

游神队伍经过的地方，家家户户都燃香点烛放鞭炮，人们早早鹄立道旁，恭候冯候。游神队伍过去了，好兴者仍然一拨拨紧紧跟随，要去看看菩萨进庙。

#### 五、进庙

游神至竹头下“发轿”后，渐次进入尾声，也就是菩萨要进庙归位了。此时比以前几个阶段反而更加紧张热烈，最是手忙脚乱易出差错。一则到庙门口，抬菩萨的要掉头倒退步进庙，十六个精壮汉子不但要身手灵活，而且要动作一致，才不会有闪失；二则进庙时，抬菩萨

的还要将轿子一上一下地晃摇起来,此时须有一人轻捷地跳上轿子,紧紧拥抱住菩萨,使之不会甩倒。这之后,便由壮汉们以手抬护,先后将三尊菩萨一一安放回神座上。接着,又是一番鼓乐炮仗,礼拜如仪。至此,禳神活动便告结束。

## 六、娱神、集市、宴客

庙会前十数日,县城及壬田等地都要在冯侯庙前的参亭戏台上或临时搭成的戏台上演戏娱神。一般上演傀儡戏和祁剧。傀儡为木制全身物,高约2尺余。演祁剧称唱大戏。不演“半班”、“三角戏”(类似采茶戏)。戏目多为表现英雄好汉打江山闯天下,赤胆忠勇的三国、隋唐故事和神仙故事的全本、连台本或折子戏。壬田冯侯庙有四幅存留下来的水粉壁画,画的是戏曲故事,其中一幅已鉴定为《九锡宫》演出场面,制作年代为清咸丰四年(1854)。由此可见一斑。

在娱神的同时,集市贸易活动也空前活跃。无论城乡,除了围绕禳神所需物品如三牲、干鲜果、香烛、爆竹、色纸、布帛等进行交易外,其他农副土特产品、手工产品、日用百货也大量上市。这种情形,在清代已见诸典籍。康熙癸亥《瑞金县志》卷五《祀典》中写道:

“(英显庙)又建于壬田寨。九月十三日(冯侯)诞辰,彼此起圩,集三省货物,庙食甚显。”

同治甲戌《瑞金县志》卷十六《记闻》述写更详:

“壬田有英显庙,俗以九月十三为神诞。自月朔至二十日,圩市百货骈罗,牛、马、鸡、豕充斥郊圻,衽帷汗雨倾动”。

建国后,禳神活动大减,而庙会集市不衰。

随娱神、集市活动而来的是大宴宾朋戚友。各家各户都要在庙会期间接来亲朋做客,盛情款待;而且希望来客越多越好。宴席一律为十二碗的“东道”,有烧鱼子、叉烧肉、鱼圆、肉圆、酥猪皮、香菇鸡(或白斩鸡、鸭)、滑鱼、滑肉、焖鱼、酸辣汤等。喝的酒,过去一般是土产糯米酒,今则加上白酒、啤酒。主人家劝酒甚殷,巴不得客人喝个酩酊大醉。宴客这一节,乡间盛于县城。

## 庙会的组织与管理

冯侯庙会的组织与管理,目前未发现有系统记载的文献。这里只能依据笔者采访所得和参考本地其他庙会情形简述之。

瑞金古有庙会(神会)多种,如真君会、观音会、福主会、龙船会、密溪东平王庙会等。冯侯庙会(或称冯侯福主会)即为其中之一。庙会有会首一人,执事若干,会员又若干,构成庙会组织。会中置田地、山冈、店铺等以为会产;每年生租生息或径以会费放贷生息,以为庙会经费。会产、会费多为近庙各姓“聚族相商,敛资合买(捐)”,亦有远方施主所施。当年各种利息、租谷不敷四时灯火及赛神之会开销时,则另行劝募凑齐。庙会结束时,会首、执事连同各姓代表一起算帐。倘有结余,便宴请一顿,并结转下年使用。

每年庙会禳神期间,乡间与会者各占一日迎神像于家,游神宴客之后,换至另一家。县城冯侯庙会,至近代则由上龙尾刘氏、竹头下危氏、杨氏和彭坊杨氏出资各管一尊菩萨(由大至小)的雕塑、衣饰、出游等。谁管大菩萨,谁管小菩萨,未见文献记录。访问当地长者,也只是猜度为:1. 历史上刘氏出大资牵头重修过冯侯庙;2. 刘姓为近城大族;3. 各出资方拈阄而定。“出钱为功德”,其他各姓人士未出钱修菩萨,便只有前往烧香的份了。

## 庙会特色

与瑞金的其他庙会比较起来,冯侯庙会具有下列五个特色:

一是历史悠久,肇自唐末,延至现代(部分内容与形式演化为民间习俗,传至今日)。

二是广泛的群众性,参与该庙会的人遍及城乡,特别多,特别动情。

三是思想内容的深刻性,冯氏兄弟的忠勇行为被后世当作英雄精神、不朽精神而加以颂扬;冯氏兄弟被历代乡人奉为乡贤而加以祀奉。

四是与经济、文化活动紧密结合,显得丰富多彩。

五是官民一体予以重视,互相参与。

一九九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初稿

一九九六年三月十日修改

注:

- (1) 瑞金俗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苏维埃政权为“红”,国民党政权为“白”。
- (2) 同治甲戌《瑞金县志》卷7、14。
- (3) 康熙壬寅《于都县志》卷9。
- (4) 其迅:《重修候王庙记》。
- (5) 登辉:《候王庙原记》。
- (6)(7) 刘芳孝:《重建英显庙记》,同治甲戌《瑞金县志》卷12。

(入选江西省第三届民文民俗学理论研讨会,获优秀论文奖。收入《赣南地区的庙会与宗族》一书,国际客家学会等1997年3月香港版)。

## 瑞金密溪东平王庙会记事

距瑞金城北 25 公里的九堡镇密溪村，“山环水绕，中平而旷”。<sup>(1)</sup>其东、西两面分别与本市大柏地、冈面乡为邻，北面与宁都县交界，西南 12.5 公里处则为九堡镇治所在地。境内居民系南宋时由中原播迁而来的罗氏后裔。他们聚族而居，尊祖敬宗，耕读传家，重文尚义，至清初已成一邑著姓。“烟火千家，平田百顷”，<sup>(2)</sup>“户口数千丁，无巨富，亦无甚贫，遍室皆闻弦诵，田野悉勤耕种。人多秀杰而老寿”。<sup>(3)</sup>乾隆举子、著名理学家、佛学家罗台山（有高），即出自密溪。因而，密溪保有相当系统且深厚的客家文化传统。一年一度的东平王庙会，便是其中最具特色而为人乐道者。

### 东平王庙与东平王的本事和传说

密溪东平王庙位于村右，与村左的土围相望。始建于明末清初，颜曰“东平祠”。庙宇巍峨，雕梁画栋，蔚为壮观。大殿正中的东平王张巡及其左一许远、右一南霁云均为主神；左二华光菩萨，右二五谷神（神农氏）则为配祀神。建庙后，罗氏宗族大小公堂和个人各捐田地山冈充作庙产，雇用专人供奉香火、敲钟击鼓。每年八月中秋，族中各家各户都到庙里朝拜上供一番，以祈消灾化难，四季平安。春节期间，更有迎神赛会盛典。故此东平王庙香火旺盛，影响甚远。建国后，在破除迷信浪潮中，庙与神像俱废。但东平王庙会的种种风俗却相沿不辍。

东平王张巡，中唐邓州南阳人。博通群书，晓战阵法。气志高迈，不拘细节，所交必大人长者，不与庸俗之辈苟合。开元末举进士，初为清河令，再调真源令。其时杨国忠擅权，有人劝张巡谒杨以图重用，张